

用调结构的办法促增长

马志刚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虽有所放缓,但发展总体平稳,增速一直处于合理区间,更重要的是就业形势较好。经济增长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就业。就业稳定,意味着当前改变现有货币政策基调、实施大规模刺激的必要性压根不存在。而且,7.5%左右的经济增长水平,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相符,也符合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实际。我们要适应这个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不要经济稍有波动就大惊小怪。此为理由一。

二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三次产业不协调,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使得我国单位能耗较高,环境压力较大,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低端地位;消费率偏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对出口依赖较大,使得国际市场一“感冒”,我国就容易“打喷嚏”。调整经济结构是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拓展更大增长空间的根本途径。

三是开动“印钞机”不能解决眼下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题。现在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问题仍很突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票子印少了,而是因为钱都流到收益较高的虚拟经济领域去了。资料显示,银行的同业资产过去4年增长了250%。同时,融资咨询、授信承诺、财务顾问等方面收费偏高,有的甚至只收费,不服务;担保公司收取高额担保费用,有的比贷款利率还高等现象仍广泛存在,大大抬高了一些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疏通不了,发再多的货币,也没有用,到

头来无非是吹大楼市泡沫、吹大虚拟经济泡沫,推高通胀水平。

李克强总理最近指出,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用调结构的办法,适时适度微调,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这非常重要。我们要深入领会其精神,保持现有货币政策基调不变,并根据形势变化合理把控调控的政策力度,适时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措施,着力优化融资结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建设、企业改造、服务业等的支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围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加快弥补“短板”,用市场的手段、税收的杠杆来培育壮大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先进产能,从优化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精准发力。

服务业发展需要重视的两个问题

姜长云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超过50%。顺应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的转变,“十三五”期间的服务业发展不仅要做好做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文章,还要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突出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对服务业改革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试验示范;二是协调推进对服务业跨界融合的放宽准入与创新监管。

一、加强服务业改革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试点试验示范

相对于农业和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具有高集聚性和强辐射性。服务业与工业、农业的产业融合,甚至不同服务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往往是服务业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加强区域合作、部门合作是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提高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近年来,许多地方把支持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作为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抓手,依托发展成熟、运作成功的服务业集聚区或示范区,开展服务业集聚发展和体制机制、政策创新的试验、示范活动,有利于更多的服务业集聚区更好地完善运行机制、推进转型提升,并加快服务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对整个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能力。

结合当前实际和未来服务业发展趋势,开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合作的试点、试验、示范活动,应该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和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协调推进,鼓励服务业集聚区结合自身情况突出改革重点和特色。

一是开展服务业公共平台、服务业集聚区运行机制改革的试验示范,引导相关利益主体加强分工协作,积极探索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和市场共享机制,探索服务业发展中不同类型企业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和培育区域服务业综合体系的方式,完善集聚区不同类型服务业有序协调发展机制。二是开展服务业集聚区金融创新特别是发展创新金融的试验示范,探讨科技小额贷款、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科技金融等分阶段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方式和机制,并将其共同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的服务业发展基金结合起来,拓宽现代服务业融资渠道和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开展服务业发展和集聚区建设区域统筹合作的试验示范,以及完善服务业产业链合作机制的试验示范。四是开展创新服务业领军人才和企业培训的试验示范,包括加强服务业领军人才和企业企业家培训的方式、创新人力资源服务运行机制等。五是推进服务业放宽准入与完善监管有效结合的试验示范,借此为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平等参与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

二、协调推进对服务业跨界融合的放宽准入与创新监管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发展、对社会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的影响日益广泛且深刻,带动了服务业活力和运行效率的迅速提升,激发了服务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大量形成;也为服务业跨界融合和网络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加速了经济服务化和服务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进程。服务业跨界融合的发展,正在成为服务业创新的新引擎、服务业产业融合的新增长点。与此对应的去中心化、网络化和扁平化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形成对相关产业发展的颠覆性冲击,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提供新的动力。服务业跨界融合的发展,为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消费体验和增值能力,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参照系。要增强服务业的活力、竞争力,更好地提升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价值链跃升的引领支撑能力,不可错过深化服务业跨界融合的良好时机。况且,服务业跨界融合依托服务业,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服务业自身,甚至覆盖相关产业链,惠及产业体系,形成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点睛之笔”。

为了进一步激发其创新潜力和对产业价值链跃升的引领带动效应,对服务业跨界融合应该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按照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要求,对服务业跨界融合及其他领域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确保市场规则的公平、开放、透明和规范。借此,也可为打破现有产业的利益格局创造条件,为服务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服务业跨界融合往往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化、技术的复杂化和运行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显著提升监管和风险控制的难度。目前,服务业跨界融合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系统、成熟而又富有针对性的监管经验并不多。采用传统的监管手段或监管手段过严,往往会影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容易形成“一管就死”的问题;甚至会因疏忽产业特性的差异,容易产生抑制创新的效果。但如在放宽准入的同时,疏于监管机制建设,也容易迅速积聚跨界融合的发展风险,增加其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创新其监管机制,更好地协调创新收益与创新风险的矛盾,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借鉴国际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服务业发展,“十三五”期间应该优先支持服务业跨界融合创新放管结合机制,将放宽市场准入与创新监管方式有效结合起来。创新服务业跨界融合的监管机制,要凸显开放、包容、平等、协同、创新的理念,探索政府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引导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加强监管协作,提高跟踪监测水平,促进跨界融合监管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重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探索对服务业发展的全程协同监管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魏刚

我国是产业大国,未来一二十年是实现产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应以满足需求作为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创新作为产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手段,通过协调来校正发展的不平衡,用灵活变化对创新和协调进行补充,从全球范围谋划产业布局

一

从2009年起,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我国也是世界第三服务业大国,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成为产业大国的同时,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产业结构从长期以工业为主导,向工业和服务业并行发展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未来几年,产业结构有可能从“二、三、一”进入到“三、二、一”阶段;第一产业结构内部由以种植业为主向农林牧渔全面发展转变,第二产业结构内部重化工业高增长态势开始回落,第三产业结构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转变。

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结构有待优化。农业基础薄弱,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工业科技含量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快;服务体系不完整,服务业供给不足;竞争性行业集中度偏低,垄断产业竞争不足;产业布局结构趋同、产能过剩等问题突出。二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弱。创新能力提升缓慢,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尖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制造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制造业贸易增值程度较低,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缺少大企业集团和知名品牌,服务贸易逆差高;软实力严重缺乏,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标准意识淡薄。三是发展不协调。农业、工业、服务业联动不足;同一产业内、上下游产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协调;虚拟经济对

二

为有效解决问题,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我国产业中长期发展应将满足需求作为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创新作为产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手段,通过协调来校正发展的不平衡,用灵活变化对创新和协调进行补充,从全球范围谋划产业布局。

需求导向。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产业发展要以需求为导向,从体系、结构、布局、品种、数量、品质、价格、服务等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需求,使产业体系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吻合,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产业发展与国内需求条件相适应,产业能力与需求质量相符合。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以持续提升的价值来适应、引导和创造需求。

创新驱动。创新既是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又是解决问题、应对挑战、提升效率和生产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实现从“依附跟进”到“跨越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关键举措。构建由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

组织创新、品牌创新和市场开拓等组成

的多维度多层次创新体系。协调发展。从国家发展最佳效率和效果的角度,完善和优化产业体系与结构,协调产业内、产业间、产业体系与外部的关联因素。从产业各自分散发展向多产业联动转变,实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产业发展统筹国内和国际、城市和农村、基础和应用、实体与虚拟、重点与非重点、短期与长期;统筹产业与生态、环境、社会、贸易、宏观经济的关系;统筹传统、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统筹陆地、海洋和天空产业发展;统筹高增长、中增长和低增长产业发展;统筹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统筹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发展。

灵活变化。产业发展不能墨守成规、机械教条,一成不变,而以灵活、混合、变化的方式去适应时代变迁和应对可能的不确定性,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根据实际差别化发展。

面向世界。我国产业要深植于世界的资源、生产、研发设计、创新、贸易、流通、金融、运输、物流、营销、信息和知识等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以高度开放和对外连接的国内市场,集结全球资源和要素,兼收并蓄,多元融合。构建多元化国际市场,稳定扩大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发展潜力市场。根据国际化能力、目标市场和可能的风险,分产业确定国际化战略和策略,既反映国内需要,又顺应世界潮流,形成与世界共同成长、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格局。

三

以更好的制度来保障中长期战略的推进。

一要消除制约产业发展的制度障碍。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完全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商品、服务和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彻底放开竞争性领域价格;消除市场进入

壁垒,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二是进一步放宽金融准入,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发展稳定、高效的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使金融服务于产业发展要求,促进金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鼓励创新的科技制度。打破科技资源的部门和地区分割,完善科技计划和评价机制,推进产业与科技相结合。提高科技投入绩效,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加强基础领域研究,拓展应用研究。

二要调整和优化产业政策。要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制定严格的质量、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信用等监管标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促进产学研用结合,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支持产品、流程、功能、价值链和集群升级;优化投资结构,财政投资主要集中于战略性、基础性、公共性领域,促进企业对知识、信息、技能、网络、软件、数据库、设计、品牌、组织结构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投资,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水平,推动国内产业合理有序转移,深化区际产业分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三要增强产业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一是注重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应符合产业中长期发展要求,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合理确定企业税负水平,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着力形成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竞争力提升、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结构。二是注重产业政策与对外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促进“产贸互动,产贸结合”。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出——

让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同时,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也有利于我国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辜胜阻认为,实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要推进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构建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的金融体系。未来十年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十年。国家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我国在经历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时代已经来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将创

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经济发展要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共同驱动。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科技型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构建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无缝对接。

辜胜阻强调,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创新直接融资比重低、股权投资短期化和投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与技术创

新不匹配、科技企业债权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构建支持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的金融体系,一要加大产学研合作,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和加大金融对创新型经济的支持;二要显著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支持创业创新的场外交易;三要在新发展区发展由民间资本发起的城市社区中小银行,让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四要大力发展支持创业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天使投资,支持初创企业,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实现创新。

(甄珍)

本版编辑 裴珍珍

新观察

最近,开闸放水的“呼声”达到了一个新的小高潮。巴克莱银行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断言,一组规模可观的货币宽松措施将在中国出台。国内的一些机构和人士也敲起“边鼓”,认为随着楼市降温,来点“大的刺激”已箭在弦上。

这种“呼声”貌似颇具建设性,实则危害极大。如果付诸实施,不仅无助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经济转型埋下“祸根”,使得今后几年的日子更难过。继续坚持现有货币政策基调,用调结构的办法促增长,才是正确选择。

前瞻

一

从2009年起,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我国也是世界第三服务业大国,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成为产业大国的同时,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产业结构从长期以工业为主导,向工业和服务业并行发展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未来几年,产业结构有可能从“二、三、一”进入到“三、二、一”阶段;第一产业结构内部由以种植业为主向农林牧渔全面发展转变,第二产业结构内部重化工业高增长态势开始回落,第三产业结构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转变。

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结构有待优化。农业基础薄弱,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工业科技含量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快;服务体系不完整,服务业供给不足;竞争性行业集中度偏低,垄断产业竞争不足;产业布局结构趋同、产能过剩等问题突出。二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弱。创新能力提升缓慢,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尖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制造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制造业贸易增值程度较低,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缺少大企业集团和知名品牌,服务贸易逆差高;软实力严重缺乏,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标准意识淡薄。三是发展不协调。农业、工业、服务业联动不足;同一产业内、上下游产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协调;虚拟经济对

理论动态

本报讯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全国科技金融发展研讨会”上表示,经济转型需要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科技+金融”,而是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的创新安排,推进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科技和金融互为需求,积极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配置,促